

生命的突击

■钟法权 钟泽畅

程赶到北京,准备出征的时候,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后来,按照组织的安排,张富清被派往文化速成学校。他先后在天津、南昌补习文化,最后又分配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武汉的防空学校继续学习。

1955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张富清即将毕业。那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不仅军队需要干部,地方更需要年轻有为的干部。张富清面临转业。当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回老家汉中南洋县,二是留在武汉,三是到湖北恩施来凤。回汉中南洋县,既是衣锦还乡,又得天时地利,便于开展工作,还能照顾亲人;武汉是省会大城市,环境优美,工作生活便利;恩施来凤,山高沟深,穷困偏远。

关键时刻,张富清选择了听从党的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武汉到来凤,他和妻子坐船坐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来凤县城虽处三省交界,可并不繁华,人口稀少。除了两家铁匠铺,几乎没有工业,生产落后。看着群山环抱的县城,张富清深深感到“有凤来仪”这个名字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县上的领导见前来报到的张富清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上过军事学校,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担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油所主任这一职务,在来凤县城显得极其重要。来凤是七分山地三分田,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粮食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张富清为此想了不少办法,一方面动手建米厂,搞大米加工,尽可能提高糯米供应;一方面,严守规矩,严把分粮关。对于说情走后门者,他掷地有声地回应:“粮食紧缺,谁也不能搞特殊,不然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三

正当张富清把粮食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被安排进入党校学习。两年学习结束,组织任命他担任三胡区副区长。

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越是艰苦的地方,他越是一往无前。张富清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举家迁到了偏远贫穷的三胡区。

1959年盛夏,三胡区遭遇严重旱灾。一时各生产大队人畜无水告急,就连相对平坦的上巴院子,不仅农作物干得冒了烟,而且千年古井也见了底。“谁去上巴院子?”区党委书记两眼巴望着党委成员,“我去。”张富清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了。

第二天一大早,张富清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背上挎包和水壶上了路。那时,三胡与各管理区和生产队之间不通公路,全是崎岖陡峭的山路。张富清一路急走,下午三点才到上巴院子。四面环山的上巴院子一条小河干涸了,所有的堰塘干涸了,田里的庄稼干枯了,就连村中寺庙里一口千年的老井也干得见了底。在生产队部,急火攻心而满嘴起泡的大队支书说,“再不下雨,人都得干死。”张富清说,“找到水才能保命,等雨咋行?这么大的山,不可能没有水,进山去找。”村支书说,“太阳像个火球,会热死人的。”张富清对民兵连长说,“你当过兵,还上过朝鲜战场,你怕死吗?如果不怕死,你就跟我当找水的突击队员。”

民兵连长当了八年兵,是一条硬汉子。他说,“你张区长都不怕死,我的命能比你的命更宝贵吗?”张富清冒着酷暑,带着民兵连长进山去找水。张富清知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他们顺着绕村的小河去找河水的源头。他们沿着干涸的河床,踩着滚烫的鹅卵石,攀一道道崖壁,在太阳落山前,找到了小河的源头。源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下的山洞。民兵连长说,“平常这儿可是泉水叮当,现在变成了干水洞”。张富清蹲下身,弯腰往洞里钻。民兵连长用手扯住他的衣服说,“不要往里去,洞里有妖怪,听祖辈讲,凡进到洞里的人,没人能出来”。山洞黑黢黢的,地上的细沙软绵绵的。张富清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推开关,洞穴中有了一点光亮。越往里走越清凉,越往里走越幽深。他照了一下洞壁,再用手摸,不再像外头那样干燥,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再往前走拐个弯,听到了水的滴答声。他赶紧往前走几步,在手电筒的光照下,一摊清水像一块蓝宝石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弯下腰,取下喝空了的水壶,装了满满一壶。他走出洞外,对正在洞外着急的民兵连长说:“这下有救了,洞里有水。”张富清将水壶递到他手中。民兵连长激动地一把拧开水壶盖,仰起脖子咕咕地直往喉咙里灌。喝下凉水解过渴后的民兵连长欣喜万分地说:“祈禱观音不见雨,张区长来了有水喝。”

这一夜,上巴院子的人沸腾了,他们喝到了甜甜的泉水。第二天,在张富清的带领下,他们又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一处泉眼。第三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在离村较远的山峰下又找到了一个泉眼。这一年入秋后,张富清带领下巴院子的几个生产小队的社员大搞水利建设。在几处水源地筑了小水坝,修了引水渠,确保了农田灌溉所需。

四

1975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张富清被重新起用。他从三胡区调到百福司区(即涪陵区)继续担任副区长。

本来张富清分管区政府机关、财政、供销社等部门的工作就很忙,不用包下面的管理区,可是他坚决要求包一个,而且是最偏远贫穷的高洞管理区。

高洞地处湖北与重庆的交界处,村寨建在四面悬崖的高山上。通向外面的路是一条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张富清每上一次高洞,心里就会萌生一次为高洞人修路的想法。一次偶然事故,更加坚定了张富清为高洞百姓修路的决心。

那是1976年的夏天,高洞又遇干旱。一位姓廖的老人拉牛到山下的月亮村去饮水。没想到在悬崖边,牛尾巴不偏不歪甩到了马蜂窝上。受马蜂攻击,水牛受惊,姓廖的老人被水牛带到了崖下。张富清听说后,流了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区委书记说一说。

那是初秋的一天,他走进了区委书记的办公室。他对正在看文件的书记说:“高洞人下山上山太不容易了,给高洞人修一条路吧,不然他们一辈辈人都会穷下去。”书记说:“在高洞修路比上天还难。”张富清咬咬牙说:“再难也难不过解放军战士炸碉堡。为了高洞的老百姓,再难也得干。你下决心,我来组织。”书记将烟头狠劲地往烟灰缸里拧了又拧后说:“你拿个方案吧,下周在区党委会上提出来。”

1977年,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百福司区委吹响了攻坚克难的号角,集中力量打响了修通高洞公路大会战。时任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胜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副区长白天吃住住在管理区和村里,与群众并肩战斗在工地现场。”由于地势险要,80%的路靠开山炸石,其中最难的一段路叫鸡爪山,悬崖峭壁。要在绝壁上凿出出路,只能从崖壁的顶上放绳打炮眼。面对无法立足的绝壁,面对让人眼晕的万丈深渊,几个胆子大的民兵骨干都产生了畏惧心理,裹足不前。

当时,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脚穿解放鞋的张富清来到了树下,对腰上系上了绳子的的小伙子问:“你们是不害怕了?”

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们不吭声了。一个胆大的圆脸小伙说:“这么陡的崖壁,下去绳子断了怎么办,上不来怎么办?”

这一年张富清五十二岁,他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当突击队员那样,一脸笑容地对一个小伙说:“把绳子解下来给我,我给你们做示范。”张富清一边往腰上系绳子,一边对圆脸小伙说:“打炮眼,得两个人,一个撑杆,一个抡锤。我一个人下去,没人配合不行,你和我一组。我先下,你后下。”

几只乌鸦呱呱地从崖前飞过。张富清泰然自若地走到悬崖边,对着几个放绳子的小伙说,“不要紧张,一点点慢慢放。”这次他腰里别的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把锤子,不是去炸碉堡而是炸崖壁。他双脚撑在崖壁上,双手抓牢绳子,随着绳子的延伸,他一蹦一跳地到了半山腰。随着铁锤敲打钢筋的“当当”声响起,随着钢筋撞击岩石的火花飞溅,第一个炮眼打完。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是装填炸药,放置雷管,用泥土夯实炮眼。点导火索时圆脸小伙又摇了摇头。张富清说,“第一炮我来点。”三根导火索燃烧吐出的烟雾笼罩了向上攀爬的张富清。随着“轰轰轰”的三声巨响,山石横飞。

小伙子们欢呼雀跃,齐声夸赞,张区长是英雄,了不得。圆脸小伙问他是不是当过兵,当过工程兵。张富清一脸微笑没接话。他从不讲自己当兵的经历,更不讲自己获得的荣誉。他再一次耐心地给围在身边的年轻人讲了下山攀壁

动作,讲了抡锤打炮眼的要领,讲了导火索留多长、上到多高的点火规则。

这一个冬天,张富清和三千多名社员一同在工地上奋战了120多个日日夜夜,硬是从岩壁上活生生凿出一条路来,圆了高寒山寨两千多土家族、苗族群众公路的世代梦想,结束了送公粮、卖烤烟、买肥料只能靠扁挑背驮的历史。

五

1979年,在三胡、百福司区工作了20年的张富清接到县委新任命,回到县城任县外贸局副局长。区里给他安排了一辆卡车搬家,装车那天,机关前来帮忙的同志发现张富清除了一只皮箱、一个五斗柜,其余都是供销社淘汰、装过肥皂的废纸箱。送行的老百姓沿着酉河排了好长的队伍,他们自发为心目中的好领导送行。

外贸局是新建单位,担负柳条筐和桐油的出口任务。工作刚刚打开局面,县里要组建建设银行,县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做牵头的副行长。他说,只要是组织的决定,他都坚决服从。张富清一生都甘做党的突击队员,哪里需要,哪里有困难,他就突击到哪里。1985年他到了离休的年龄,恰好上级银行给了一个提档增薪的名额,他却把增薪的名额让给了另外一名副行长。家里人问,你可是马上就要离休了。他说:“我做牵头的副行长,哪能见了好处就往自己怀里扒。”

张健全知道父亲一辈子不为把官做多,而是在乎为人民服务做好。1959年他是副科级,到1985年离休时仍然是副科级。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共过事的人大多升职,最低也是副县级。对于这些,张健全能够理解,可当他听了父亲讲述的战斗经历后,他无法理解地问父亲:“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组织上为什么老让你当突击队员?”

一听儿子说突击队四个字,张富清两眼放光,马上坐直身子说:“当突击队员,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如果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脑瓜不机灵的人、一个对党不忠诚的人,想当还没有资格哩!”

张健全见父亲谈兴正浓,于是说:“你就再讲一个当突击队员的故事吧!”

张富清沉思良久,又开启了他封存已久的回忆:

壶梯山战斗于当天中午胜利结束,敌团长仅带几十个残兵逃下了壶梯山。我们部队奉命乘胜追击。敌人展开了梯次阻击。在杨家凹战斗中,敌人以寨子为核心构筑工事,我军在新一轮大炮弹炸后,开始冲锋。没想到敌人在寨子门外设了地堡,强大的火力让我们的人倒下了一大片。趴在壕沟边的李连长高喊:“突击队员,给我上。”我弯腰跑到连长跟前,连长才想起在战斗中突击队员已经全部牺牲,只剩下了我这个突击组长。连长说:“换人,我得让突击队留个种。”战斗时每刻都有战友在牺牲,哪能等,我带着一名战士从侧面迂回,借着敌人挖的战壕运动到了那个暗堡一侧,我将身上仅剩的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投进了暗堡中。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土木工事被掀上了天。

“嘟嘟嘟”的冲锋号声再次响起,冲锋的吼声响彻杨家凹……我们踏着牺牲战友的足迹继续突击,向前,向前,向前。

长征

第四五八一期

文学
作品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想起白求恩(外一首)

■周东浩

想起白求恩
就想起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风尘仆仆 远道而来
想起一动身
把一个遥远的小镇深藏心中
想起一上岸
在大行山抗日根据地 落地生根
想起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想起一座山 诞生与成长的过程
想起风风火火的日子
浩浩荡荡地走过 想起阵地上那些
焊接的骨头 在被风吹歪的烟中
开放出红白相间的灿烂的生命花朵

想起密密麻麻的子弹 擦过腮风时
集结的呼号 想起动荡的日子
止痛药 麻醉剂没有了
青霉素 白纱布 输液器
样样都很短缺
想起牺牲 山崩一样壮观
想起白求恩沙哑的嗓子
眼睛里布满血丝
想起村庄 柴门 破庙
都是战地医院或手术台
想起月光或灯光下的手术
想起弯膝 用柳叶刀将生死剥离
让恐惧分开 叫疼痛终止
想起高声喊叫抽自己的O型血救人
想起那种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想起追悼会上人们自发地围拢过来
想起老师讲授白求恩时肃穆的神情
想起枣红马 蓝眼睛
一位身躯高大
在战地穿梭或驰骋的外国人形象
想起红十字药箱
想起生死相依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想起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情怀
想起毛泽东充满深情的笔尖
大声告诉人们
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想起白求恩 就想起暖风与朝阳
想起太行山的腥风与战火的狼劲
想起泪水洗不灭的 战士动用了血
想起一个人把使命撞碎了
捏成救死扶伤的维他命
想起延安 想起晋察冀 想起当年战斗

异常惨烈的前沿阵地
想起脚印里长出那么多尊敬与爱戴
想起牺牲时的风平浪静
想起大地上的赞美如同雷鸣
一直 传颂至今
想起过去 想起现在
想起今生 想起未来
想起可能再也遇不到了
需要挑战的 民族的苦难与悲伤
想起锄头和镰刀 想起脚下
想着 想着 我们走上山去
把白求恩走过的路 重新走了一遍

擦拭雕像的士兵

一个初春早晨
一名士兵呵护着白求恩雕像
太阳爬上天
士兵把白求恩雕像擦拭得干干净净
太阳把天空擦拭得干干净净

阳光从高处洒下 军营如水洗般亮丽
路边的大树被洗得一尘不染
院子里的小花被洗得精神抖擞
那一刻 整个营区安静得像一种仪式

我从白求恩雕像旁经过
忍不住 摄下了如许镜头
士兵的眼神专注 严肃 认真极了
白求恩雕像一如既往平静安详
士兵站立的位置 与白求恩正对着
仿佛一对感情深挚的爷孙
擦着他深陷的眼窝 擦洗他的老年斑
擦拭他凝视远方的眼神
擦净岁月留下来的沧桑与风霜

太阳从士兵背后
用光线擦拭他的背影
金黄的造型 弹性的弯曲
士兵丝毫不知道
他的后背线条优美极了
当士兵擦拭完
白求恩雕像上积存的灰尘
从高处跳下

白求恩的脸 仿佛一下子焕发出了
全新的光彩
士兵的前额 正挂满了细密的汗珠
在太阳光照射下 冒着热气
仿佛白求恩的青年时代
正散发出青春的 朝气蓬勃的光芒

高原劲旅赋

■胡云安

出世横空,光荣铁军。
百战征程,奇功殊勋。
进疆进藏,挥师驰骋。
先遣先锋,壮歌西行。
天路之遙,碧霄雄鹰。
降服镇远,护佑苍生。
气吞万里,硝烟滚滚。
金戈铁马,冰雪巅峰。
龙脊祖脉,喀喇昆仑。
铁壁垣墙,钢铸长城。
奉守国门,峻极神圣。
界碑界桩,九鼎图腾。
峭谷断崖,崎岖厄境。
生命禁区,卓绝坚韧。
将士屯垒,豪侠仗义。
赴戎克捷,策勋边庭。
以苦为乐,理想所循。
天幕作被,夜仰北辰。
凝雪成品,玉洁冰清。
白色童话,壮观沉浸。
西域风雨,边塞云横。
铁甲劲旅,气势若虹。
青春之貌,芳华之龄。
日月昭昭,朗朗乾坤。
森严壁垒,正义在胸。
以武止戈,疆土共存。
万方安和,天下太平。



欣欣向荣(中国画)

清茨作